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沒有消失的線

席忠翔

晚上，候車室的燈光倦了。國慶假期，鐵路部門加開了不少紅眼高鐵，十點多鐘，車站裡依舊客流如織。

我的手機陪我旅行一整天，電量見底。幸好車站裡有專門充電區，解了燃眉之急。

充電區在候車室角落，零散站著幾個人。有個小伙子，把手機插上電，便轉身離開，在座位上刷著平板。走過去看，還有四五部手機，紅的、黑的、藍的，像一群飛累的鳥，五顏六色，躺在台面上休息。這讓我想起了小時候。小孩可以盡情地在打谷場裡玩到天黑，大人遠遠地喊一聲「吃飯了」，便會各自散去，各回各家，也沒人擔心孩子被拐走。

那時候，村裡人出門是不鎖門的。只把門從外面拴住，或者用個鐵絲，盤成圈，把門把手系住。防的不是人，是喜歡偷東西吃的賊貓賊狗。我問過奶奶，不怕小偷來家偷東西嗎？奶奶說，都是鄰裡鄉親，哪裡來的小偷。那時候，人與人之間，仿佛有根看不見的線，把大家緊緊系在一起。後來進了城，這條線斷了。鐵門一道又一道，住了十來年的鄰居，可能都不知道姓甚名誰。有一次，我上班急，鑰匙掛在門上，忘了拿。回家後，鑰匙還在，家裡也沒有被動過的痕跡。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

小伙刷平板累了，倚在座位上，快睡著了。忽然覺得，火車站充電區，方寸之地，竟像是小時候的村莊。人走了，手機肆無忌憚地放在那兒，沒有鎖，沒有看守。這倒奇怪了。莫非人心真比從前好了？還是說，不過是手機不值幾個錢，賊也看不上眼了？

也許都不是。或許，人與人之間這根線從來沒有斷過。農村、城市、車站，一直都沒斷過。我們有時感覺斷了，其實是與人的交流少了。手機充著電，人休憩著。候車室的燈還是倦的，可人心裡的燈，亮得很。



獨向秋山行

林成凱

初秋是登山的好時候。暑氣剛退，走在山路上，不冷不熱的，剛剛好。

我去的那座山，就是城南郊外的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座舊廟，香火不旺，平常沒什麼人去。我倒喜歡這樣的山。名山太熱鬧了，到處是人，摩肩接踵的，像是在趕集，不像是在爬山。爬山嘛，還是清靜些好。

山腳下有幾戶人家，院牆上爬滿了牽牛花，紫的藍的粉的，開得正盛。

有個老太太坐在門口剝豆子，看見我背著包往山上走，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又低下頭繼續剝她的豆子。一條黃狗趴在門檻上，懶洋洋地搖了搖尾巴，算是打了招呼。

上山的路是石板鋪的，年深日久，有些石板已經松動了，路兩旁的草很深，有些已經枯黃了，有些還是青的，青黃交錯，自有一種斑駁的味道。

走了大約半個時辰，路漸漸陡了起來，呼吸也粗了。我便放慢了腳步，走一會兒歇一會兒，看看路邊的野花草。初秋的山上，野菊花開得正好，還有一種淡紫色的小花，我叫不上名字，一簇一簇地擠在石縫裡，開得熱熱鬧鬧。

再往上走，樹木便密了起來。多是松樹和柏樹，也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雜木。

松柏的葉子還是青的，雜木的葉子卻已經開始變色了，有的黃了，有的紅了，走到半山腰，看見路邊有一塊大石頭，正好可

小秋收的快樂

王賢浩

故鄉的秋天，田野裡有兩種收穫。大人們忙著大秋收，割稻谷、掰玉米、收黃豆、拔花生……忙得腳不沾地，收回來的糧食，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糧。而這些大田裡的莊稼收割完畢之後，屬於孩子們的小秋收，也緊鑼密鼓地開場了。這是專屬於孩子們的樂事，沒有大人的催促，全憑興致，在空曠的田地裡撿拾那些遺落的糧食。

與轟轟烈烈的秋收相比，小秋收要安靜許多。地裡的莊稼全部收完運走，大人們載著豐收的喜悅陸續回家，喧囂的田野一下子安靜下來。稻茬密密麻麻立在泥土上，玉米秸稈橫七豎八攤在地裡，枯黃的豆葉鋪了滿地。看上去田地已經收拾干淨，可地角壟邊，泥土縫隙、秸稈底下，還散落著不少被漏掉的稻穗、玉米穗、豆粒、花生果……這些被遺忘的果實，便是我們這些孩子的「寶貝」。

不用大人吩咐，村裡的小伙伴互相喊一聲，拎上大大小小的布口袋，結著伴，唱著歌奔向田野。我們低著頭，彎著腰，在田壟之間慢慢挪動，眼睛緊緊盯著地面，仔細

搜尋每一粒糧食。

最先去的是收割過的稻田。鐮刀或是收割機過後，地邊地角總會遺落下幾束稻穗，它們有的孤獨挺立，有的倒在泥地上，我們伸手把稻穗掐掉，輕輕捋一捋，塞進布口袋，然後又繼續彎腰尋找。陽光灑在後背，暖暖的，秋風拂過，到處都是莊稼干透後的淡淡清香。

離開稻田，我們鑽進已經收完的玉米地。高大的玉米桿已不再威武，它們被砍倒堆在一旁，有的玉米棒子被車輪輾碎在地上，金燦燦的散嵌在泥土裡。我們就蹲在地上用手指，一點一點地捫，蹲久了腿又酸又麻，就直起身子蹣跚腳，吹一吹秋風，歇上片刻，又繼續作業。偶爾還能遇上被大人忽略的玉米棒，個頭雖然不大，顆粒卻很飽滿。我們扒開干枯的玉米葉子，把它們完整地掰下來，高興地舉過頭頂，跟同伴炫耀一番。

撿豆子和花生果最費耐心。黃豆收割之後，豆莢裂開，圓滾滾的豆粒蹦得到處都是，藏在枯葉和浮土底下，不仔細看很難發現。我們蹲在地上，撥開層層落葉，把一顆顆黃豆撿拾起來。指尖沾滿泥土，也絲毫不覺得髒。撿到的豆子和花生果不多，可每拾起一顆，心裡就多一分歡喜。

以坐下來歇歇腳。我坐在石頭上喝水，忽然想起王維的兩句詩來：「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那份悠然的心境，大約和摩詰居士是相通的罷。

歇夠了，繼續往上走。快到山頂的時候，路旁出現了一座小廟。廟門虛掩著，我推門進去，院子裡空無一人，只有一棵老樹孤零零地立在院角。我在院子裡站了一會兒，覺得心裡很靜。

從廟裡出來，再走一截便到了山頂。山頂上有一塊平地，長滿了齊膝的野草。

我倚著欄桿，吹著山風，心裡忽然生出一種說不清的感慨來。想起陳子昂登幽州台時的詩句：「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我登的不是幽州台，心裡也沒有子昂那樣的悲愴。只是覺得，天地這樣大，人這樣小，而我又何其有幸，能在這樣一個初秋的上半，站在這裡看這一江秋水向東流。人世間的許多煩惱，在這樣的景色面前，忽然都變得微不足道了。

下山的時候，太陽已經偏西了。蟲聲比來時更密了些，像是知道黃昏快到了，要抓緊時間唱完最後一曲。走到山腳，那個剝豆子的老太太已經不在了，院門關著，黃狗還趴在門檻上，見我下來了，搖了搖尾巴。

回頭望了望山，山已經籠在一層薄薄的暮色裡了，我拍了拍身上的土，踏上了回城的路。

這樣的一個秋日，爬了半天的山，看了野花，聽了松濤，吹了山頂的風，覺得整個人都清爽了許多。古人說「秋日勝春朝」，這話不假。秋天的好，便在它的清曠，它的從容。爬山也是一樣，不必趕路，不必登什麼名山絕頂，隨意走走，看看野草開花，便是好的。

田野裡到處都是我們跑動的身影。伙伴們時分時散，時而互相呼喊，比一比誰的口袋裝得更滿。沒有人計較收穫多少，撿到一粒豆子，一束稻穗，都是一份小小的喜悅。沒有課業的煩擾，沒有瑣事的牽絆，只有秋風、泥土，還有少年人無憂無慮的歡笑聲。

日頭慢慢向西斜，晚霞漫過田埂。我們的布口袋也漸漸變得鼓囊囊、沉甸甸，稻穗、玉米粒、黃豆粒莢、花生果，還會有高粱穗、谷子穗等等……雜七雜八地裝在裡面。我們的衣角沾著草葉，手掌布滿了泥土，可每個人臉上都掛著滿足的笑容。

我們唱著歌，結伴往家走。進了院子，把口袋裡的糧食倒出來，讓它們和失散的朋友們重新相聚。長輩們看著我們撿回來的糧食，總會笑著說，不糟蹋地裡的一粒收成，這就是好孩子。

後來長大離開家鄉，再也沒有機會回到收割後的田野，去彎腰撿拾那些秋天的果實了。如今回想起來，大秋收收穫的是糊口的糧食，而少年時代的小秋收，收穫的是一段無憂無慮的時光。那些在田地裡彎腰尋覓的日子，那些泥土裡得來的細碎歡喜，早已留在記憶深處，成為我心底最珍貴的秋日回憶。

海外華文媒體走進深圳灣文化廣場
感受全球科技設計之都魅力

本報深圳專電：（記者延衛）「設計不只是單一產業，更是一套鏈接全產業、推動科技演變的思維模式。」深圳灣文化廣場、深圳設計博物館館長杜鵬表示，深圳已經從平面、建築、城市設計之都，升級成為全球科技設計之都。

10月26日，「2026 海外華文媒體社長總編輯深圳行」正式啟動，媒體團來到深圳灣文化廣場實地參觀，並與深圳灣文化廣場、深圳設計博物館館長杜鵬圍繞科技如何助力創意設計落地、深圳科技設計產業全球優勢、全年齡段普惠人才培養、設計作為國際傳播媒介促進亞太文明互鑑等話題進行交流。

本次活動以「相約深圳·見證奇跡」為主題，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辦、香港商報承辦、全球商報聯盟協辦。

深圳灣文化廣場地處粵港澳大灣區核心的南山後海中心區，毗鄰深圳灣口岸，與深圳人才公園無縫銜接，地下連通地鐵13號線人才公園站。

項目由MAD建築事務所馬岩松團隊聯合華東建築設計研究院打造，佔地約5.1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18.8萬平方米，分為北館、南館、主題館。是展示設計文化中國敘事的城市窗口。

據杜鵬介紹，深圳設計博物館跳出傳統博物館陳列歷史遺存的固有模式，著力打造一座「活的博物館」，秉持「為未來設計」核心理念，集中展出深圳本土科技企業最新創新成果，搭建起公眾、院校、產業互聯互通的跨界平台。

海外華文媒體代表認真觀摩場館展陳空間，沉浸式體驗這座「為未來設計」的新型文化場館，直觀感受深圳將科技創新、藝術設計融入城市公共生活的建設理念。

波蘭《歐中之聲》副總編輯林奕賢在參訪後表示，希望能夠借助華文媒體的傳播力量，依托本次APEC峰會契機，面向更多海外受眾講好深圳「設計之都」的故事，向外傳播深



圳的設計理念，展示深圳在設計領域作出的努力與取得的成果。

杜鵬表示，深圳已經從平面、建築、城市設計之都，升級成為全球科技設計之都。依托大學、科技園、制造工廠深度聯動的完整產業生態，深圳擁有全球獨有的創新轉化效率，研發者可以在這裡一周之內完成從創意構思到實體產品的落地。這股創新力量不

止推動產業迭代升級，更落腳普惠民生。

據介紹，開館至今，深圳設計博物館累計舉辦超過700場公共課程，80%課程免費向全社會開放。場館設立明確民生導向的考核目標，每年為市民提供2萬人次免費公共教育服務，不分年齡、職業，讓普通市民就近享受優質設計美育資源，以文化滋養美好生活。

訃告	
許漢陽 (晉江市金井鎮湖厝村) 逝世於十月廿一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3-CAMELIA 靈堂 出殯於十月廿八日上午十一時	施純勇 (晉江龍湖前桿柄) 逝世於十月十八日 現停柩設靈於本宅 1542 LORETO ST. SAMPALOC, M.M 出殯於十月廿九日上午九時
施吳秀清 (晉江華峰土地寮村) 逝世於十月廿六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2 - - chrysanthemum) 靈堂 出殯於十月三十日下午四時	何民興 逝世於十月廿三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 靈堂 出殯於十月廿九日上午

何民興逝世

菲律濱盧江何氏宗親會訊：本會永遠名譽理事長何民興宗長不幸於公元二〇二六年十月廿三日晚上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靈堂。擇訂十月廿九日(星期四)上午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已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愛訂十月廿八日（星期三）晚上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

凡本會理監事屆時務希出席參加祭禮，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施性情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施性情令德配，施府吳太夫人諡秀清，原籍晉江華峰土地寮村，亦即僑商施維鵬、天賜、碧輝、麗芳、碧利賢昆王令先慈，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壽終內寢。

享壽積閱壹佰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2 - - chrysanthemum) 靈堂。擇訂十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